



无心法师姐妹篇 尼罗 著

民国异闻录
妖僧

长江出版社
漫娱文化

无心法师姐妹篇
尼罗◎著

民国异闻录

妖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异闻录 / 尼罗 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92-3957-3

I. ①民… II. ①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546 号

本书由尼罗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民国异闻录 / 尼罗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 出 品 |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430060) |
| 出 版 人 | 别道玉 |
| 选题策划 | 长江出版社青春动漫编辑室 |
| 市场发行 |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 E-mail | cjpub@vip.sina.com |
| 责任编辑 | 陈 辉 |
| 特约编辑 | 罗晓琴 |
| 装帧设计 | Yvonne |
| 印 刷 | 湖北卓冠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
| 开 本 | 710mm × 1120mm 1 / 16 |
| 印 张 | 15.75 |
| 字 数 | 22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3957-3 |
| 定 价 | 29.80 元 |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爱无量，欲无量，众生无量，情仇无量。

馬

妖僧

第一章	真假妖僧	006
第二章	吴秀斋巧扮俏姑娘	028
第三章	北上京城	050
第四章	洞底妖男吕清奇	072
第五章	齐聚白府	094
第六章	白大帅与清奇的过往	117
第七章	你来我往	142
第八章	避风头	163
第九章	他们的家	178
第十章	悠闲时光	197
第十一章	对战	214
第十二章	日常生活	230

无心法师姐妹篇
尼罗◎著

民国异闻录

妖僧

爱无量，欲无量，众生无量，情仇无量。

无马

第一章	真假妖僧	006
第二章	吴秀斋巧扮俏姑娘	028
第三章	北上京城	050
第四章	洞底妖男吕清奇	072
第五章	齐聚白府	094
第六章	白大帅与清奇的过往	117
第七章	你来我往	142
第八章	避风头	163
第九章	他们的家	178
第十章	悠闲时光	197
第十一章	对战	214
第十二章	日常生活	230

妖僧

第一章 真假妖僧

民国十七年，河北某县，吴家大院。

吴家大院的主人，是本县有名的大人物吴旅长。吴旅长是有一点出身的，在未发迹之前，也是本县有名的吴少爷；而自从貌美如花的吴家大小姐嫁给霍督军做五姨娘之后，吴少爷因为实在是念书念不出名堂，连到京城读个野鸡中学都费劲，于是索性投笔从戎，逼着他大姐给自己另辟了一路前程。而吴家大小姐哪有什么开天辟地的本领，无非是将霍督军捕捉过来揉搓一顿，逼着他给自家弟弟放个差事罢了。

于是，吴少爷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旅长。旅长的战功是完全没有，一个旅有多少兵多少枪，旅长也是不甚清楚。旅长只知道捞钱，现大洋到手之后，他主要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盖房子，把吴家小院扩张成了吴家大院；第二是娶姨太太——十七岁那年他娶过一房媳妇了，这媳妇生得身高体壮，略咳嗽一声，嗓音也如龙吟一般，面貌倒是不坏的，称得上是脸若银盘眼如水杏，仿佛是猛张飞与薛宝钗的后代。

单从相貌论，吴旅长和正房吴太太处在了两个极端。吴旅长生得身量苗条，一张瓜子脸，夏天黑点冬天白点，当年读书读狠了，略微有点近视眼，看谁都是微眯着眼睛，眼珠子一瞄一瞄的，并且未语先笑，一笑就露出一颗雪白的小

虎牙，小虎牙后面的牙齿包了一层金，让他口中常有富贵光芒闪烁。

吴旅长这样一位佳人，和吴太太那样一位佳人，自然是过不到一起去。所以吴旅长自从成为旅长之后，就开始大肆纳妾，吴太太像抓小鸡一样抓着他揍了无数顿，然而吴旅长铁了心，真死在太太拳下也就罢了，只要是胸中留得一口气在，就必定要继续讨小老婆。

吴太太不好真把他活活打死，久而久之，无可奈何，只好由着他去。于是不过一两年的工夫，吴家大院之内就住满了莺莺燕燕，还都不是正经人家的莺燕，全是吴旅长从窑子里划拉来的，仔细算起数目，有名有分的佳丽共有七位——本来从二姨太到九姨太，一共是八位，但是其中的三姨太前些日子服毒自尽了，故而吴旅长目前手中只剩了七仙女。

七仙女也够吴旅长用的了，到了夏日傍晚，大院里拉电线吊电灯，照得各房各舍通亮，吴旅长在自家大院里东一钻西一钻，怎么钻都能钻到美人怀里，真是乐得昏天黑地。

然而花无百日红，兴许是吴旅长这日子太赛神仙了，这年的七夕一过，吴家大院忽然闹起了怪事——起初是五姨太半夜从六姨太的房里往回走，走到半路，忽然看到甬路边的花草丛中伸出了个拳头大的蛇脑袋，那蛇脑袋表面疙疙瘩瘩，已经是类似癞蛤蟆了，偏偏还圆睁了一双怪眼，对着五姨太“咝咝”地吐信子，吓得五姨太惊叫一声，当场向后跌坐在地。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跟着她，还不明所以，想要弯腰去搀扶她，结果未等两只手碰到五姨太的胳膊，小丫头忽觉脚踝一凉，借着星月光芒低头看时，只见一条亮晶晶的大蛇尾巴从自己小腿上滑了过去。

小丫头忘记了地上还坐着五姨太，当场哭喊着就向后狂奔逃了。

不出片刻的工夫，吴旅长披着睡衣下了九姨太的床，拎着一把手枪赶了过来。家丁卫兵跟在他的身后，正是浩浩荡荡的一大队人马，另有个哭天抹泪的小丫头走在前方领路。及至到了那大蛇出没的场所，吴旅长“哎呀”一声，只见五姨太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身上本是穿着一件水绿旗袍，现在袍子下摆已经被撕成了碎片，穿在里面的丝绸衬裤也不知被什么东西扯开了，露出了白花花的屁

股大腿——天黑，第一眼看见的是屁股大腿，第二眼就看见了双腿之间的鲜血，那血顺着身下的石板纹路流淌，经纬分明地一直淌进了路边的花草丛中。

小丫头见此情形，二话不说，直接躲进了人群之中；而人群中的壮年男子们胆子大些，此刻便都纷纷地伸了脖子，明里暗里地想要偷窥艳尸，又有个比较忠诚的老管家，见五姨太不是好死，便惊慌失措地呼喊道：“少爷，快退后啊，不是说地上有蛇吗？”

吴旅长一听此言，才想起了小丫头报信之时所哭喊的话——草里出了大蛇了！

大蛇当前，吴旅长娇花一般，虽然手里有枪，但也是抵挡不住的。打着寒战向后连退三大步，他带着哭腔下了命令：“快，快去给我找根杆子来，打草惊蛇没听过吗？咱们先把那长虫吓走了再说！”

他一发话，立刻有人小跑离去，飞快地扛回了一捆木棍竹竿。众人各自得了一根，分头拨弄花草，口中又是吆喝不止，惊得夏虫纷纷飞舞跳跃。及至感觉草地里的确是干净了，这帮人才收了手，而吴旅长看五姨太死得赤身露体，不好让旁人过去检验，便自己接过一根竹竿，对着五姨太的手臂远远一戳：“小玉？”

五姨太——小玉——一动不动，若不是彻底地昏死了过去，那就是完全地断了气。吴旅长握着竹竿傻在了当地，同时听得后方一阵骚动，正是九姨太和邻院的八姨太结伴赶了过来看热闹。这两位女眷都是二十不到的年纪，身体健壮，且是天足，所以能跑能跳。她们近来和五姨太有些不睦，听那小丫头说五姨太在园子里遇到了大蛇，便打算过来瞧一瞧，一是出出气，二是给五姨太留几句风凉话。

因为这两点原因，她们二人一路行走如飞，未等旁人阻拦，她们已经一路扭到了吴旅长身边。这回看清了地上的五姨太，两位姨太太登时瞪了眼睛张了嘴，全哑巴了。

半分钟后，九姨太缓缓地抬手捂了嘴，同时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哀鸣；八姨太也抬手了，但她那手是向前指的。尖尖食指对准了地上的五姨太，她颤声说道：“哪有蛇是这样咬人的？你们看她下身的血……她会不会是……是……是着了邪祟的道？”

此言一出，后方众人静了一静，吴旅长脑筋一转，却是随即变了脸色：“胡说八道！本旅长是讲究科学的人，最听不得你们这些愚昧妇女的鬼神之说！再说蛇咬人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们听谁说邪祟也会咬人的？”

八姨太嗫嚅着还想争辩，要说蛇咬人也不是这样一个咬法，然而未等她开口，在众人骤然爆发出来的惊呼声中，前方地上的五姨太竟是猛然站起了身！

她是直挺挺地一跃而起，又直挺挺地转向了众人，然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破衬裤缠在双腿之间，腿间还不利索，不知道是有什么东西垂垂累累地耷拉了下来。

这一回谁都不敢动了，八姨太方才还能说两句话，这回也效仿九姨太，抬手紧捂了嘴。吴旅长身为一名拎着枪的男子汉兼主人翁，这时自知没有临阵脱逃的道理，便硬着头皮向后伸手，从一名家丁手中夺过了一盏马灯。

然后他拎着马灯颤颤巍巍地抬起了手，灯光自下向上地照过去，众人一起又伸了脖子观望，只见五姨太腿间的垂累物事赫然正是一串内脏；而顺着身躯再往上看到面孔，吴旅长没言语，只有马灯在他手中晃出了“咣当”一声。

五姨太青白着一张面孔，双目圆睁，原本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如今变成了土黄颜色，黑眼珠也收缩成了两条竖线，乍一看正是一双蛇眼。眼睛成了如此恐怖的模样，一张嘴咧开来，倒像是她还带着笑意，只是那嘴咧得极大，嘴角将要豁到耳根，看着也是异乎寻常。定睛面对了吴旅长，她忽然发出了“咕”的一声，随即张开了嘴巴，露出了上下两排尖细锋利的长长利齿，对着吴旅长就扑了上去。

吴旅长吓得大叫一声，连开枪都忘了，丢了马灯扭头就跑。他跑，旁人自然也没有坐以待毙的道理，狂呼乱叫地跟着跑。姨太太们的房舍都设在吴家大院的后花园子里，花园是个游览怡情的地方，并没有几条通达大路，所以这些人一路跑得人挤人人挤人，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出了花园子地界。

回头见五姨太已经被自己甩没了影子，吴旅长气喘吁吁地站定了，见八姨太和九姨太花容失色地都跟住了自己，这才略略地安了心。重新掂了掂手中的手枪，他清清醒醒定定神，高声大嗓地发了话：“不要怕！不要乱！有本旅长在，那东西若敢再来，老子一枪就崩了她！”

话音落下，八姨太九姨太嗷一嗓子，迈开大步又开始狂奔。而吴旅长往前一

望，心里猛地一哆嗦——那五姨太竟然真的追过来了！

追也不是好追，那身体直挺挺地站立了，也不跑也不跳，单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每一步都迈得极大。吴旅长眼看她离自己越来越近，也顾不得她是自己的五姨太了，抬手对着她的脑袋就是一枪！

一声枪响过后，五姨太站着不动了，额头被子弹打出了一个碗口大的血坑。而众人看得分明，五姨太先是不倒，及至一道黑影从她身后猛然蹿出去了，她晃了晃，这才颓然向后仰了过去。

死了的五姨太安静了，活着的吴旅长一群人因为全吓傻了眼，所以也安静了。

翌日清晨，吴家大院上下人心惶惶，虽然吴旅长严禁家里人说长道短谈鬼论神，但是纸包不住火，况且五姨太无缘无故地说死就死，也不是一件撒个谎便能混过去的事情。

吴旅长干过几件上不得台面的亏心事，正所谓做贼的心虚，所以他是坚决不承认家里闹了邪祟。然而他不承认归他不承认，不出半天的工夫，连正房吴太太都知道死去的三姨太作了祟，昨夜化为蛇形，把五姨太咬了个肠穿肚烂。但吴太太毕竟是个有分量的妇女，听闻此言，岿然不动，心想那帮小狐狸精们一个个都死绝了才好，省得老娘哪天按捺不住，还得亲自出手宰了她们。

吴旅长让人用一口棺材把五姨太草草地装了，因为心中恐惧，所以也不声张，只将棺材停在院后的一间空房子里。白天就这么人心惶惶地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花园子里尚存的四六七八九五位姨太不敢独处，其中八九两位姨太在吴旅长那里是正当红的，这时便联袂出马，硬把吴旅长拖到了九姨太房中，要让他留下来给自己二人壮胆。四六七三位姨太不是八九两位姨太的对手，故而也就不去费那个事，直接自己凑做了一堆。人一多，势就重，阳气也旺，那邪祟纵是还在，想必也不敢在人堆里现形了。

四六七三位姨太如何相处，姑且不提，只说八九两位姨太换了睡衣，在临睡之前还要揽镜自照一番。两人挤在一座大梳妆台前坐下了，因吴旅长此刻不在卧室内，九姨太便小声问道：“八姐，那个老三当真是被冤枉的吗？”

八姨太对着大镜子抬起手，托了托新烫的头发卷子：“还不是那个老五——

老五没都没了，我也不想多说她的不是，可是对待老三，她也真是太狠了点。老三有钱，是她刚来的时候样子漂亮，旅长偏疼她，对她特别大方嘛！她有了钱又不花，当然要比咱们阔，因为这个就冤枉她偷钱，真是老五不对。”

说完这话，八姨太把声音压到了极低：“旅长那时候也糊涂，丢了钱就丢了钱嘛，非要吵得全天下都知道，结果也没个证据，就又怀疑人家老三。老三一生气，就服了毒了。”

九姨太一皱眉头一撇嘴：“咱们旅长耳朵根子太软。”

八姨太笑道：“那他现在也是对你软。”

九姨太对着镜子，也用梳子挑了挑自己的发卷，同时不以为然地一噘红唇：“看他能软几天吧！”

说完这话，她一斜眼睛，对着镜子又做出了批评：“八姐，你这头发是怎么烫的？怎么说直就直了——”

一句话没说完，她忽然瞪着眼睛哑巴了！

因为在前方的镜子里，她身边的人蓬头青面，长发垂肩，黄眼血口，竟然变成了死去的五姨太。

大叫一声站起身转过头，她再看身边凳子，凳子上坐着个瑟瑟发抖的人，却又确是八姨太无疑。脖子僵硬地转了过来，八姨太对着九姨太带出了哭腔：“九妹，叫人，快，我动不得了！”

九姨太哇呀呀怪叫出声，一路张牙舞爪地就跑了出去。吴旅长正在门口院子里嗑瓜子看月亮，被她硬是没死没活地拽了进去。而吴旅长穿过堂屋一进卧室，卧室内的电灯光骤然灭了！

借着窗外清冷的月光，八姨太面朝镜子背对了他们，从腰往下纹丝不动，只缓缓地转动了上半身。将上半身端端正正地转向一侧了，在喀啦啦的关节活动中，她继续转动脑袋，最后将个脑袋正对了吴旅长和九姨太。黑暗之中，她似笑非笑，同时从七窍之中缓缓流出浓黑液体，仿佛是血，可是腥臭难当，赛过腐尸。

吴旅长一贯自诩为男子汉大丈夫以及儒将，然而望着眼前情景，他猛一哆嗦，终于露了本相。

他的本相就是原地做了个向后转，然后甩开九姨太的手，一路张牙舞爪地逃出卧室，哭爹喊娘地直奔了前院吴太太处，且行且号：“太太呀，救命啊！真闹邪祟了！”

他在前方逃，九姨太在后方追。因为花园子里地势不平，所以吴旅长抡着细胳膊，颤着小细腰，一路跑得十分袅娜。袅娜到了半路，他忽然脚下一绊，一个踉跄扑倒在地。爬起来回头看时，他只看见有黑影往草丛中一缩，若是没有看错的话，那影子正是一条大蛇尾巴的形状。

吴旅长愣了一瞬，随即像只待宰的小母鸡一般，一路拍着翅膀，咕咕哒哒地就又跑了。至于他的心肝宝贝九姨太，他则是连想都没想。

吴旅长一路逃到了吴太太房中，吴太太已经有日子没有见到丈夫了，如今看到丈夫这般狼狈，她既有一点心疼，也有一点幸灾乐祸。直到她听吴旅长讲述了他方才的历险记，她心中一凛，才又怕了起来。无论是什么人家，也没有接连着死姨太太的，纵是正常的死，听着也够邪性。将两只大白手拍在胖膝盖上，吴太太沉吟着说道：“秀斋，不要慌乱，我弟弟的中学同学的舅舅的老太爷，常年是在青云山上修身养性的，说是青云山青云观里的老道，最有神通。等明天我亲自出马，请个有法力的老道回家，给咱们攘治攘治。”

吴秀斋旅长听闻此言，含泪点了点头。正当此时，一名家丁慌里慌张地闯进来，说是九姨太也出事了！

九姨太倒伏在花园子里，死状和昨天的五姨太一模一样，只是没有诈尸吓人。吴旅长听闻此言，一点过去看看的意思都没有，只把事情扔给管家，自己则是难得地上了太太的床。上床之后他也没有和太太温存，只瑟缩着蜷在太太身后，像要拿太太当掩体一般，睁着眼睛熬过了一夜。

如此到了天色要明未明的时候，吴太太先起了床。她如同西太后一般，先在丫头们的伺候下洗漱更衣，然后吃了一锅清粥小菜的早餐，末了登上一辆花团锦簇的大马车，她直奔青云山去了。

吴太太凌晨出门，因为青云山不是很远，所以她傍晚便回来了。吴旅长在家